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夜雨秋灯录三集卷二

科场五则

吴生，浙之携李人，儒而兼贾，不预科场久矣。是年梦其父祖，催令人闹。生自知此道荒疏，无可侥幸之处，置之勿论。嗣又梦父祖厉色督责之，曰：“汝若不去，场中缺一孝廉矣。是为违天。违天不祥，必有后祸。”生及述其无文，何遇。父笑曰：“易耳。今科头题为‘乡人皆好之’一节，本家兰陔先生有此文，汝人闹时，访而录之可也。”生始欣然温故人闹，访问兰陔先生所在。

夫吴兰陔者，时文中之名手也，其门下从学之徒数百人，发科甲入词林者甚众。唯先生落笔高古，屡困场屋，时年已五旬外矣，功名之念甚切。生访得之，致其景仰之意，曰：“闻先生窗下有‘乡人皆好之’一节题文，为士林传诵。小子与先生居隔百里，未由亲炙^①。今日尚闲，务求赐教。”兰陔见其殷勤难却，录出与观。生曰：“容小子携回号舍，细细揣摩可乎？”兰陔颌之，生欢喜捧去。未几，兰陔亦往生号内答之，见其在卷上挥毫疾书，讶曰：“尚未出题，何得有文？”生笑曰：“小子读先生文，不忍释手，恭缮试卷，以志钦佩，即文不对题，不过被黜而已，亦所甘心。”兰陔曰：“我累足下矣，奈何奈何？”遂别去。逢相识者告之，一

时传作新闻。

是夜试题出，果对。兰陔不胜悔恨，曰：“得意之作，既被人录去，凉天意终身不得售矣！”遂信笔一挥，交卷而去。二三场为门人苦劝诤事，是科竞中。兰陔以旧作人见座主，曰：“门生薄有微名，闾中之作，聊以塞责，不堪为多士寓目，请以此文易之。”座主曰：“可。虽然，此文若在场中，未必中式。盖阅卷时，走马看花，气机流走者，易于动目。此文非反复数过，不知其佳处，试官有此闲情乎？故无益也。”兰陔悟，遂有《读墨一隅》之选。

先是吴生归，不作第二人想，整顿衣冠，预备筵宴，思作新孝廉之乐，若登天然。瞬过重阳，闾榜发而好音竞绝，觅得题名录观之，兰陔高捷矣。怨恨之极，怒其父祖，曰：“何为诓骗子孙耶？”欲毁木主。夜复梦父祖来，怒责之，曰：“不肖子，何知此中自有天命？汝若不抄袭兰陔之文，彼必自录，又不得中式矣。”生曰：“彼之中与不中，与我何干耶？”父曰：“闾中饭食，皆出帑项^②，即为天禄^③，非生时注籍，岂易得哉！汝命中尚有一次，不完，总不得安静也。”生悟，次科仍入闾，其友曰：“前此得极妙文章，尚不入彀^④，今何为耶？”生曰：“公等皆抡元^⑤夺魁手，我自来领钦^⑥赐食，以了公案耳。”

北闾大学士某公典试^⑦，题为“回也，闻一以知十”二句，所取文内，有用《易经》“天一地二”及“七日来复”、“八月有凶”等语，不嫌^⑧士心。好事者撰新戏云：

玉帝巡守，忽见怨气上冲阻驾，问于太白星官，奏曰：“此时人间乡试，士子有不才而遇，才而不遇者，不安义命，故有此怨毒之气，致干圣驾。”帝曰：“乡试取士，皆有定

额，本属善法。若二教中仙佛，漫无定数，致有弄法欺人、兴妖作怪之辈，朕甚虑之。亦将仿照人间，举行乡试，可乎？”太白曰：“善哉善哉，不可缓矣。”

爰命文昌^⑨历举文理优长之神仙，以充试官，如儒童菩萨、文殊菩萨及地下修文郎辈，皆命往洞天福地，纷纷去矣。唯玉京尚无典试者。帝问太白星官，太白曰：“此处应位尊爵显者为之。”乃举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帝曰：“尊矣显矣，奈其不通文墨乎？”太白曰：“天下试官，未必尽通。况猴子最灵，奉命之后，自能设法延请高明相助，可无虑矣。”

爰召悟空，命之主试，不得推辞。悟空不敢违命，人文昌宫，请友为助。文昌曰：“我宫内天聋地哑二童，俱为人聘去矣，焉有余人？”悟空退，思吕纯阳^⑩为大唐进士，必通文理，往商之，吕祖曰：“我已奉命典试琅环福地^⑪，何暇相助？无已^⑫，或访知命之士，以命取人，亦不为屈。”悟空往访鬼谷^⑬先生，行抵北天门，与玄天上帝晤，问知来意，上帝笑曰：“若须知命者，不必远求，我座下龟灵圣母，为当今第一能手。”悟空悦，乃召圣母见之，曰：“蠢然一物，请人闹中，未免不雅。”圣母曰：“我之法身能大能小，能现能隐，请缩为金钱龟，藏于大圣袖中，则人皆不觉。及阅文时，我知其命应中式者，以我八卦衣，在大圣前显之，大圣取之无误也。”悟空从之，故是科多取八卦者，

戏为皇上所闻，罚试官俸，而停用泛词者三科会试。

江右召贡生，有三子，皆举业，长为廪膳生，次为增广生^⑭，其三应童子试^⑮，十余年不售^⑯，长为老童生矣，其父厌恶之，谪在厨房司灶，故“烧火三相公”之名，噪于戚里。

值开科年，长次二子高列优等，将届人闱。父命三相公同往会垣，供奔走之役，三相公欣然应命。入见其妻，呜咽悲泣，三相公叩其故，妻曰：“二伯人也，汝亦人也。何二伯若座上客，汝为灶下养耶？已属无耻；今乐为送考之下走，为汝妻者，何颜立于妯娌之间耶？”三相公曰：“我岂乐为，父命难违耳。”妻曰：“我何敢教汝违父命。汝若有志，亦得进场，我与有荣施^⑦矣。”三相公曰：“童生焉得与大试，奈我命何？”妻曰：“汝此去必谒丈人，是为方伯管库之吏，捐纳省监，系属专司。我有金珠在，汝以质与丈人，捐一监生^⑧，亦可观光闹屋矣。”三相公欢然从之。偕父兄赴会垣，谒妻父。纳监讫，归谓父曰：“丈人强与儿监，欲儿就试也。”父曰：“遗才^⑨不取，或贴出墙东^⑩，看汝何颜见丈人耶？”及录遗^⑪，公然附取，得随两兄入闱。因三相公食量甚宏，其父为之备绍酒金蹄烧鸭薰鹅之类，满足一挑。三相公领卷入号舍，见其左右邻，皆武林寒士，三相公慷慨食之，邻士皆悦。

是夜题来，“譬如为山”四句。至次日之下午，三相公仍大烹以延邻士，皆议论名人作法，三相公默然。邻士叩其故，三相公实告以：“初次观光，遇大题敷衍难成，奈何？”邻士笑曰：“若欲完篇，何难之有？十三经中不乏山字话头，莫管议论，填砌成文，则洋洋数千言，尚引用不完也。”三相公亦实告以腹内空虚之故。邻士争为写书，且教以连用之法。三相公悟，挥洒自如，千言立就。试毕，其长次二兄皆录文呈父，父乃举酒阅文，恬吟密咏，推为必售之作。三相公亦技痒^⑫，以其稿恭呈父前，其父拍案大呼曰：“浮泛至此，亦可以见人乎？不知愧怍^⑬，至汝极矣！”其兄碎其文，喝令速退，勿触父怒也。三相公抱头鼠窜而去。

是科主试者，非邓奇即帅怪。此二公者，生性偏僻，好为诡异。十五日例设抡元宴，隔帘相叙。内则正副二主试，带同十八房考官，外则监临中丞，相率提调各官合宴。此夜公请主试宣明题义，应取何等文字，以定元魁。大主试笑曰：“文无定法，唯真山真水者中。”此戏言也，中丞不觉失声要笑，众官和之，哄堂一粲。大主试怒，拂袖而起，曰：“我欲云云，谁敢尔尔！”竟罢宴入内，众官不欢而散。皆私议，特觅此等浮泛^②之作以玩之。幸有三相公之妙文在，一房官得之，笑不可遏。众官闻声趋视，曰：“有此不通主试，即有此不通举子，可谓千古奇遇。”众曰：“何不荐之？”此房官曰：“无乃过谑。”众曰：“我等公荐如何？”皆首肯。于是十八官相率呈堂，曰：“职等自奉命后，在九千六百余卷中，仅搜求得真山真水者一本，用敢公呈电鉴。”大主试阅之，明知众官谑己，拍案而起曰：“如此典博之文，不合抡元耶？”举墨笔于填书之处，密密圈之，标定第一名。众官面面相觑，不敢作声。幸副主试闻声而来，持此卷且读且笑，谓大主试曰：“博则博矣，无乃稍涉浮泛乎？”大主试曰：“此元我定，与阁下无干。放榜后，我自挂弹章^③，请皇上处分可也。”咸知其固执之性，倔强难挽，皆无言而退。三相公居然发解^④矣。

是时召公率其三子，移寓西湖之麓。至龙虎日，高会亲友，开宴以俟捷音，各出文互相赞诵。三相公举碗擎杯，往来应酬。或索其文阅，复为父兄诟谇。或怒曰：“渠既入场，何至不堪如此！”携三相公手，踏月湖堤，以销不平之气。值报捷者飞舆而来，问之，有召姓，三相公喜曰：“我兄中矣。”共拥至父前，众称非常之喜，先索报资，不与名条阅视。召曰：“我大儿合中久矣，今发已迟，不足奇也。”众

曰：“否。”召曰：“然则我次儿正应中试。”众亦曰：“否。”召曰：“否则误矣。岂有烧火三相公得中举人耶？”众曰：“然。”召曰：“果有之，已属万幸，不过副车，好则榜尾耳。”众曰：“请定赏例，自观名条可知也。”召曰：“副举十金，正榜倍之。”众曰：“元魁如何？”召曰：“魁则五十，元可百金，决无此理。”众使书券讫，攫其百金一纸，而与之报条，公然第一。召骇曰：“文风之变迁，至于此极，今而后不敢论文矣。”

有朱解元^⑦者，眇^⑧一目，人呼为朱瞎子，亦曰朱半仙，时文中之能手也，名噪一时。其未发解之前一科，偕友赴试。八月初七日，夜梦见二青衣，相邀入一殿廷，有冕旒^⑨王者，降阶相迎曰：“闻先生文名籍甚，今有尔浙闾墨^⑩，请先生为之润饰。”朱唯唯。延入后殿，朱衣神以卷送阅，王者命置笔砚于几而退。朱见元作格法高超，惟稍有未圆融处，为之易数字，已尽善矣。王者复来，谓朱曰：“先生且停笔墨。今科解元，文才尚好，不意该县城隍神来奏，此生竟有奸人室女事，阴德有亏，应削其籍。予已追取下科解元，文到请先生正之。”朱阅其文，曰：“此必童子之作。质地虽佳，功夫未到，何以冠多士^⑪？”王者曰：“且请就文整顿，资格所限，不能易他人也。”朱大加删削，炼作老境笔路，以呈王者，王者许可。命梦神飞传与之。然后次第阅竟，亦大费经营矣。

王者大悦，曰：“先生在后科之元也，今以阅卷功，拔补下科元缺，以酬劳瘁。致所黜之元，系山阴某生奸其邻女，幸未破败，然而神目如电，已为所司执奏。先生归去，访其人，劝其改过，将来尚可登科也。至新解元，诚如先生

所云，系新进童子，其父兄皆为词林^②，仁和人，祖宗功德甚厚，子孙科第，未有艾也。然此子拔早一科，阴律应减阳寿五年，先生亦为之劝勉，俾绳其祖武^③，不但寿可免减，禄且日增矣。”遂命青衣仍送朱回寓，而梦觉，已高卧三日。其仆守之，见朱忽醒，曰：“何病耶？头场将毕，自误功名，奈何？”朱曰：“倦耳，无病。”遣仆往接其友，录出两元作。俟友回，出门访见山阴生，及仁和^④童子，告以神语，以文为证，皆惶悚受教。朱归，视亲友之文，一读破题，即知其中第几名。有佳文，曰：“惜哉不售，其伤阴骘^⑤耶？”初不之信，后皆不爽，遂有半仙之称。

吾乡有刘君者，应童试不售，去而习申韩业，公然宪幕。丁卯岁朝，梦迎天榜，伊名列第一。不觉技痒，复理故业，纳监入闱。头场犯规被贴，居然第一，此鬼神揶揄之耶？抑若吴生之命有天禄耶？必居一于此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亲炙：谓亲身受到教益。

②帑项：国库里的钱财，款项。

③天禄：天赐的福禄。

④入彀（gòu，够）：语出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·述进士上篇》：“文皇帝（指唐太宗）修文偃武，天赞神授，尝私幸端门，见新进士缀行而出，喜曰：‘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！’”后以入彀比喻人才掌握，被笼络网罗。亦指应进士考试。

⑤抡元：科举考试中选第一名。

⑥领钦：带头钦敬。

⑦典试：主持考试之事。

⑧慊（qiè，怯）：满足；惬意。

⑨文昌：特指文昌宫六星的第四星。旧时传说主文运，故俗又称文曲星或

文星。

⑪吕纯阳：即吕洞宾，相传为唐京兆人。咸通中及第，两调县令。后修道于终南山，不知所终。元明以来称为八仙之一，道家正阳派号为纯阳祖师。故俗称吕祖。

⑫琅环福地：传说中神仙的洞府。

⑬无已：不得已。

⑭鬼谷：即鬼谷子，传说中的神人。

⑮增广生：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。明代生员都有月廩，每人米六斗，有一定名额，为廩膳生员。后又于正额之外，增加名额，称为增广生员。清沿袭明制。简称廩生、增生。

⑯童子试：明清两代取得生员（秀才）资格的人入学考试，简称童试。应考者无论年龄大小均为童生。

⑰不售：货物卖不出去。语出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：“贾而不售。”引申为考试不中。参见《聊斋志异·贾奉雉》：“才名冠一时，而试辄不售。”

⑱荣施：荣耀的施与。誉人施惠之辞。

⑲监生：明清入国子监读者，统称监生。乾隆以后监生，多指由捐纳而得，并不入监就读。

⑳遗才：有才能而未被发现者。

㉑墙东：东汉王君公，遭乱伶牛自隐。时人语曰：“避世墙东王君公。”后因以墙东为避世不仕的典故。

㉒录遗：清代对秀才举行科考，考在一等二等及三等前十名者，得参加乡试。三等十名以下，及因故未试之秀才与在籍监生、贡生等，得再参加录科考试。录科未取及因故未参加者，可以参加录遗考试，其名列前茅者，亦可参加乡试。

㉓技痒：谓擅长或爱好某种技艺，一遇机会急欲有所表现，好象身上发痒不能自忍。

㉔愧恧（nǜ）：惭愧。

㉕浮泛：空虚；不切实际。

㉖弹章：弹劾官吏的章疏。

㉗发解：唐时取士，颁格于州、县，合格者，谓之选人，由所在州郡遣解送至京参与礼部会试，称发解。宋沿其制。明时于各直省举行乡试，中式者称为举人，也称发解。

⑭解元：科举时，乡试第一名称解元。

⑮眇(miǎo，秒)：瞎了一只眼。后泛指瞎了眼睛。

⑯冕旒(liú，流)：古代礼冠中最尊贵的一种。外面黑色，裏面朱红色，冠顶有版，称为延，后高前低，略向前倾，延的前端垂有组纓，穿挂着玉珠，叫做旒。天子的冕十二旒，诸侯九，上大夫七，下大夫五。

⑰闾墨：科举制度，自明以来，乡、会试考官选定中式文字，编刻成书，明称小录，清称闾墨。

⑱多士：士子众多。

⑲词林：汇集在一处的支词。也指文人之群。

⑳祖武：武，足迹。谓先人的遗迹事业。

㉑仁和：地名。在今浙江杭州市。

㉒阴隲：阴德。称暗中进行害人的事为伤阴隲。隲，同“鸷”。

姚 幕 府

台逆之乱，制军^①已飞章^②人告，集百官议策守计，连日未决。忽有严旨下，值制军筵宴时也，客皆退避。制军接读之间，目定口呆，神魂失据，颓乎座上矣。仆皆惶急，奔告公子。公子来，先捧谕旨，与幕友姚先生阅之，骇曰：“殆矣，上意切责其怠缓，限十日内平定。为今之计，唯有刻即进兵，以副庙谟^③。”公子曰：“父病垂危，焉能进剿？”姚公曰：“我与尊公宾主相投，久而无间，今日之事，不得不出身赞襄^④，姑将尊公抬送大堂，我当代为发令。”公子不得已，从之。

乃命文武员弁，俱集辕门^⑤听令。鸣炮升堂，连座抬制军于暖阁，垂其帷幕，若避风然。姚服从者衣冠，以令箭出入传谕。先命水师立备战舰，命水军总戎^⑥为先行，五鼓放洋，直取鹿门耳^⑦。左军^⑧从左，右军从右，张两翼，以助

先行。中军擐甲^⑨执械，齐集海门^⑩，以候本督部征进。命蕃司^⑪速运军需。并拣选文职之可以参赞军谋者，随军听用。移请中丞督率臬道府县^⑫保守城垣，以备非常。

是时，文自制军以下，畏蒞不前^⑬；武自千把^⑭以上，争先欲战。以致内外惶惑。兹闻制军忽然振作，号令井井有条，军弁^⑮莫不踊跃从事。令毕，抬制军入内，以安神丸与参汤灌之，渐苏，见妻子环伺，失声悲泣曰：“吾命休矣。”公子以姚先生所为告之，益骇曰：“如此，则尸骨不得存矣。”请姚先生商之，姚曰：“此事无所再议者。不进，则圣怒莫测，难保自家；进则虽死犹荣，况生还可必乎矣！”制军思之，跃然而起，曰：“先生之言，胜于良药，吾无病矣。唯有求先生偕渡重洋，始终其事。”姚曰：“诺。兵贵神速，请即启行。”挽制军手而出。文武官弁，群以升舆。

至海门，前军已发，两翼犹留。讯其故，缘艤舳^⑯不足。姚传制军令于海口，曰：“有能以商舟济我师者，予五品官。”有舟子来试投之，立给水师守备割^⑰于是群舟争集，三军毕登，扬帆冲浪而前。海神呵护，一昼夜直抵鹿门，攻其无备。前军已入，两翼从之。制军统全师进围台城^⑱，出逆意外。贼党掳掠未回，皆散还村落间，守御单弱。姚与制军巡督，见城以竹木为之，伏两翼于后道，夜使前军纵火声喊，缺后道以逸之。贼出遇伏，一鼓成擒，招降余党，分派内地，不旬日而全台俱平。

飞骑报捷，帝大悦，召制军入觐，曰：“朕视尔畏蒞犹昔，此举何其奋勇，必有能参赞之者。”制军不能隐，奏知姚幕友之事。特旨召见，欲予一官，姚顿首曰：“草莽之臣，敢因圣训，而自居功？且赞襄助顺，即所以报效朝廷，与有官等耳，敢辞。”帝嘉其刚直，赐四品卿衔，命永镇闽督幕

府。

芑斤曰：才如姚君，方不愧为入幕之宾^⑩。不然，庸庸者流，奚啻^⑪书吏之头目，臧获之首领耶，乌^⑫足道哉！

【注释】

①制军：明清时总督的别称。

②飞章：速急上奏章。

③庙谟：庙堂的策划，此指朝廷的重大决策。

④赞襄：帮助；协助。

⑤辕门：古代帝王巡狩、田猎，止宿在险阻的地方，用车子作为屏藩。出人之处，仰起两辆车子，使两车的辕相向交接，成一半圆形的门，叫辕门。后也指领兵将帅的营门及督抚等官署的外门。

⑥总戎：清时称总兵为总戎。犹言统帅。

⑦鹿耳耳：即鹿耳门。旧地名。在今台湾省台南安平港北，为旧日的海道人口，内有浅水海湾，以水道迂回险阻著名。

⑧左军：古代三军中的左翼军。右军：右翼军。

⑨擐甲：穿上盔甲。

⑩海门：古镇名。故址在今越南海防省安阳县北。

⑪藩司：通“藩司”。明清时布政使的别称。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官员。

⑫臬道府县：即臬道府、臬道县。主管一省、一县司法。即提刑按察司。

⑬畏葸不前（葸 xǐ，洗）：犹言畏缩不前。葸，害怕。

⑭千把：清代对武官千总、把总的并称。

⑮军弁（biàn，辨）：武官。后专指管杂务的武职。

⑯艨艟（méng chōng，蒙冲）：古代战船名。

⑰劄（zhá，札）：旧时的一种公文。

⑱台城：古代守城拒敌的设施。

⑲入幕之宾：语出《晋书·郗超传》：“谢安与王坦之尝诣温论事，温令超帐中卧听之，风动帐开，安笑曰：‘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！’”后因称参与机密的幕僚为入幕之宾。

⑳奚啻（xī chǐ，西翅）：犹何止、岂但。

㉑乌：何。参见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：“且夫齐楚之事，又乌足道乎！”

周 封 翁

蜀之周老人，八旬外，樵于山而得宝藏，娶卖浆者女，生二子，此见于记载久矣。更有异者，其长子目有真光，察人元错。生子煌，少年入词林，故其父皆以封翁尊之。

有楚人某进士，煌同年也。人本倨傲^①，貌亦魁梧，与煌友善。因归班候选^②，急于自效^③，谋捐分发^④。素稔周氏多财，与煌借银两千。煌曰：“我祖年届百有二十，我将告假上寿，兄其偕回我籍，与父商之，谅无不慨允也。”

归告乃翁，翁出见客，款接殷勤。入室谓煌曰：“如数与银，还否听之，但此后务宜疏远，以防后患。”某得银援例，分发江南，旋补巨邑。专丁备礼，赍银付还，致书感谢，并达思慕之忱。翁使记室答之，以司总列名，厚给使者盘费，嘱告乃主，以翁父子，俱未能作书，因病故也。不久某以赃败身戮。是时，甫定寄顿者罪例，富室被诬，往往有之。是以究其家人，词连周氏。煌时在馆，即以与某虽系同年，并无音讯往来为辩。上司检查无据，宥释不问。

又程老实者，质库中之立柜伙也。其库主以游荡败，欲举十万金之资本，愿以八折速售。程每对人嗟叹，曰：“焉得八万金，则先发加二财也。”或给之曰：“周氏以数百万举债，汝往贷八万金，有何难哉？”程信以为然，乃假伙伴衣冠，往周宅，请见封翁。翁见之，陈其来意，翁笑曰：“八万金似非容易，姑缓图之。”程自觉鲁莽，踟躇^⑤告退。翁送之出，值阴沉欲雨，客去翁回。而雨渐大。翁思山路难行，程已年高，恐其失跌，使家人追之，去逾时而客始返，

翁密询家人，云：“客出门遇雨，在树林下，去其衣履，包裹而行。小人追回，复在大门内，重着衣冠方入。是以迟迟。”翁乃问程曰：“足下衣冠自有之乎，抑假于人乎？请以实告。”程忸怩曰：“借诸同伙，数人凑合者。”翁曰：“善，今天雨泥泞，勿损人之物，姑止一宿。明日我与足下偕往城中，检点质库，再商行止可耳。”程唯唯^⑥。

次日，翁果与程车马仆从而去，质库中人见之，深讶其事。翁历内外，检阅一过，谓程曰：“足下之言不谬。”尽与八万金接续，且平分余资，使之司总。程感激图报，克俭克勤，是以岁入之利，较他处为优。

或问于翁曰：“某进士品格貌相，人人所愿交者，而翁必欲绝之，后果败，几被其累。程掌柜贸然而来，人人所讥诮者，而翁毅然从之，至今深得其力，是何道也？”翁曰：“道在目前，人自不察耳。某身为进士，人仕有途，何必欲速，其贪可知矣。贪以败官，古之训也。程掌柜假人衣冠，尚知爱惜爱护，矧^⑦巨万财物乎？故知其受托不苟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倜傥 (tì tǎng)：同“倜傥”。卓异，豪爽，洒脱不拘。

②归班候选：指有爵禄者就闲待选。

③自效：检举自己的过失。

④分发：清制，道府以下非实缺人员分省发往补用者，谓之分发。

⑤跼蹐 (jú jí，局蹐)：畏缩不安貌。

⑥唯唯：谦卑的应答。

⑦矧 (shěn，审)：况且；何况。

隄邑官亲

西域之变，大将军福公，奉命进剿。统领巴图鲁^①，及吉林健旅，声势赫奕^②，所过州县，以办差不善，登白简者不一。传檄^③至隄邑^④，缺^⑤既清苦，官亦疲惫，闻前途才干之员，每有失误，心切惶恐，日惟涕泣而已。其官亲某，向司征比^⑥，默默无闻。今见其戚官将败矣，不忍坐视，乃谓之曰：“库中有二三百金乎？”令曰：“有之，不敷所用。”曰：“既有之，尚可为也。尽以与我，不问出入，或者无碍前程乎！”大令无可如何之际，姑以听之。

时值盛暑炎炎，几至流金烁石，官亲乃与工房相度馆舍，极其宽敞，染古色纸以表糊之，字画皆用旧物。其椅桌以油核桃仁薰作乌木色。以人家用旧之藤竹席片蒸洗一色，按其大小形象，制为引枕靠垫，蓝缎为边，以玫瑰杂杨花代扎实之。其帘幕用深绿色虾须竹为之。其天棚，自村口直接至上房，长有里许。因惜买多席，仅敷一层，恐透暑气，加以盐包杂松毛盖之。其陈设，则山中购小松柏，栽数百盆，夹道而列。所有茉莉花夜来香之属，列在其后，只觉芳馥，而不见形影。公馆后，及左右墙外，三面环列水桶，以竹截作喷筒，伏民夫数百人，各持一筒吸水，向上细细喷之，俾屋上棚间，不干不湿，润泽而已。西瓜为汁，以绢沥之，稍加冰糖薄荷水相和，其凉沁腹。茶用兰芽雪瑞，本系北产，气香味厚，色亦清冽，用沙瓯烹熟，坐于水筒铺，以取温和。

陈甫毕，大将军至矣，令出远迓。将军由皎日之下而

来，與人村口，已觉阴凉；至公馆内，两旁松柏阴森，更觉沉静古穆，并无结彩悬灯，耀目增光之物，心地一爽。坐其铺垫，皆软滑清香。不觉大乐，曰：“天仙界，水晶宫，不是过矣。不意僻陋小邑，竟有是耶！可见人以才能为贵也。”及进西瓜汤，饮兰雪茶，莫名其妙。唤从官入，曰：“此系尖站^⑦，并非住宿之所，然我自出都以来，日夜不得偃息，讵肯舍此清凉地，而就火焰山耶？汝等弹压兵役，前往宿站，只须留数人伺应，我五鼓启程来也。”

传令人，曰：“我食不甘味，睡不贴席者久矣，贤大令造此福地，我今夜宿此，已分外挠扰^⑧，勿多备酒席，勿多赏从人银钱，有强索，即告我处置。汝以长才屈于下邑，上司之过也。我当保奏。”令叩首谢出。及进酒席，则雪雁冰参，卤鸭糟鸡之类，只觉香鲜配口，无一毫肥腻气味，亦大醉饱。乐甚，以二千金与令，以赏其费。及起马，令来道谢叩送，将军赞叹不绝而去。令后此果膺^⑨保荐，仕至宪司，皆一官亲力也。

或曰：才能之士，湮没无闻，惜乎！芑斤曰：此其小焉者也。古来救君主于垂危，转覆败于俄顷，而史不列其名姓者，如赵之厮养卒^⑩，金之两书生；功高不赏，是以名没不彰。其怨恻于九泉耶，抑不屑不洁，如遗逸辈之特隐其名耶？东坡云：“但愿我儿愚且鲁，无灾无害到公卿。”由此观之，是卒与书生，固不屑为公卿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巴图鲁：满语勇士的意思。

②赫奕：显赫盛大。

③传檄：传布檄文。

④郕邑（郕 zōu，邹）：古邑名。春秋鲁地，在今山东曲阜东南。

⑤缺：官职的空额，此指补缺人员。

⑥征比：征发考核。

⑦尖站：旅途中可以暂时休息或进饮食之处。

⑧挠扰：扰乱。

⑨膺：受。

⑩赵之厮养卒：事见《史记·张耳陈馥列传》：“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：‘吾为公说燕，与赵王载归。’”厮养卒，旧称为人服役，地位低下的人。

同胞三鼎甲

明季之乱，盗贼纵横，畿内几无完邑。有某翁者，乡居而巨富，好行善事，平日造桥修路，给药施棺，无不踊跃从事。及饥馑之年，助赈外，独贍其乡邻者非一次。故遐迩称善人，莫不感激，虽流贼之暴，戕官劫库，亦不忍犯翁家。

时有草寇之中伪大将军，掳掠妇女千余人，肆其淫乐。忽奉伪王调取赴敌，伪将不能携带妇女，贼伙商令寄存翁家，因其闲房宽大，而有养贍也。翁不敢辞，受而舍之，给予饮食。贼去后，夜闻妇女悲恸声，翁不忍，欲纵之。入问妇女，有所归否，皆曰：“愿死于道路，不愿生为贼妻也。”翁各给银米，夜使远颺^①矣。遣仆广收牲畜骨殖，散布各屋内，纵火以焚，嘱邻里勿泄。未几贼归，翁垂涕而告以失火故，贼见瓦砾场上，焦骸残骸无算，信之不疑。

旋清兵入，戡定^②大难，圣主即真，人民复业。翁家三子，皆读书入泮^③。其大郎娶王氏女，旧族也，得时文^④真传，能决科第。于归后，索夫窗课阅之，曰：“郎君笔下，超超元箸^⑤，惜法脉未清，词华杂凑，师之过也。妾为郎君